

[英] 布赖恩·杰克斯 著

陈安全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船上的灵魂



少年文学

海上生靈

2561.45
YK

郭克

I561.45
YK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船上的生灵 / (英) 杰克斯(Jacques, B.)著;陈安全译. —上海:上海译文出版社,2003.12

书名原文:Castaways of the Flying Dutchman

ISBN 7-5327-3220-7

I.凶... II.①杰...②陈... III.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.
IV.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088986 号

图字:09-2003-019号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非经
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凶船上的生灵

[英] 布赖恩·杰克斯 著
陈安全 译

上海世纪出版集团
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上海福建中路193号

易文网: www.ewen.cc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上海出版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850 × 1168 1/32 印张9.625 插页2 字数223,000

2003年12月第1版 2003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0,001-5,100册

ISBN 7-5327-3220-7/I · 1876

定价: 18.00 元

本书如有缺页、错装或坏损等严重质量问题, 请向承印厂联系调换

这是一个有关“漂泊的荷兰人”^①的传说。没有人知道这一切是怎样开始的：多少世纪以来，有许多海员赌过咒，说他们看见了那条幽灵般的船。在风暴猛烈、水深浪急的大海上，它颠簸前行，永远不得停息。有多少个夜晚，船员们聚坐在船首点着灯笼的水手舱里，压低嗓音谈论着那条船和它的主人范德代肯船长。是什么可怕的灾祸使“漂泊的荷兰人”注定要永无休止地航行，在人迹罕至的水的荒漠上漂泊，从马克萨斯群岛到北极圈，从珊瑚海到尤卡坦海峡，永远孤独地漂泊着。每次有人看到那幽灵般的船只，死亡便会临近。厄运缠绕着那些可怜的水手，他们希望自己的眼睛永远不要看到的东西，有时还是会偶然看到。

“漂泊的荷兰人”！

绳索因吸足盐分而变得僵硬，船帆被强风吹破，它们一起怪异地飘动着。船头劈开蓝绿色的波浪，海水从两侧流过，船头布满着黏附在上面的甲壳动物。船员们像幽灵一样，他们一声不响，默默忍受着永无休止的风吹雨打太阳晒。范德代肯在后甲板上踱步，他的脸像陈旧的黄色羊皮纸，头发上沾满了海浪泡沫，狂野而绝望的双眼搜寻着地平线。他永远被囚禁在大海上。他犯了什么弥天

大罪？他触犯了人、大自然或上帝的哪一条未曾言明的律法？是什么可怕的复仇者判决了他、他的船员和他们的船只受此惩罚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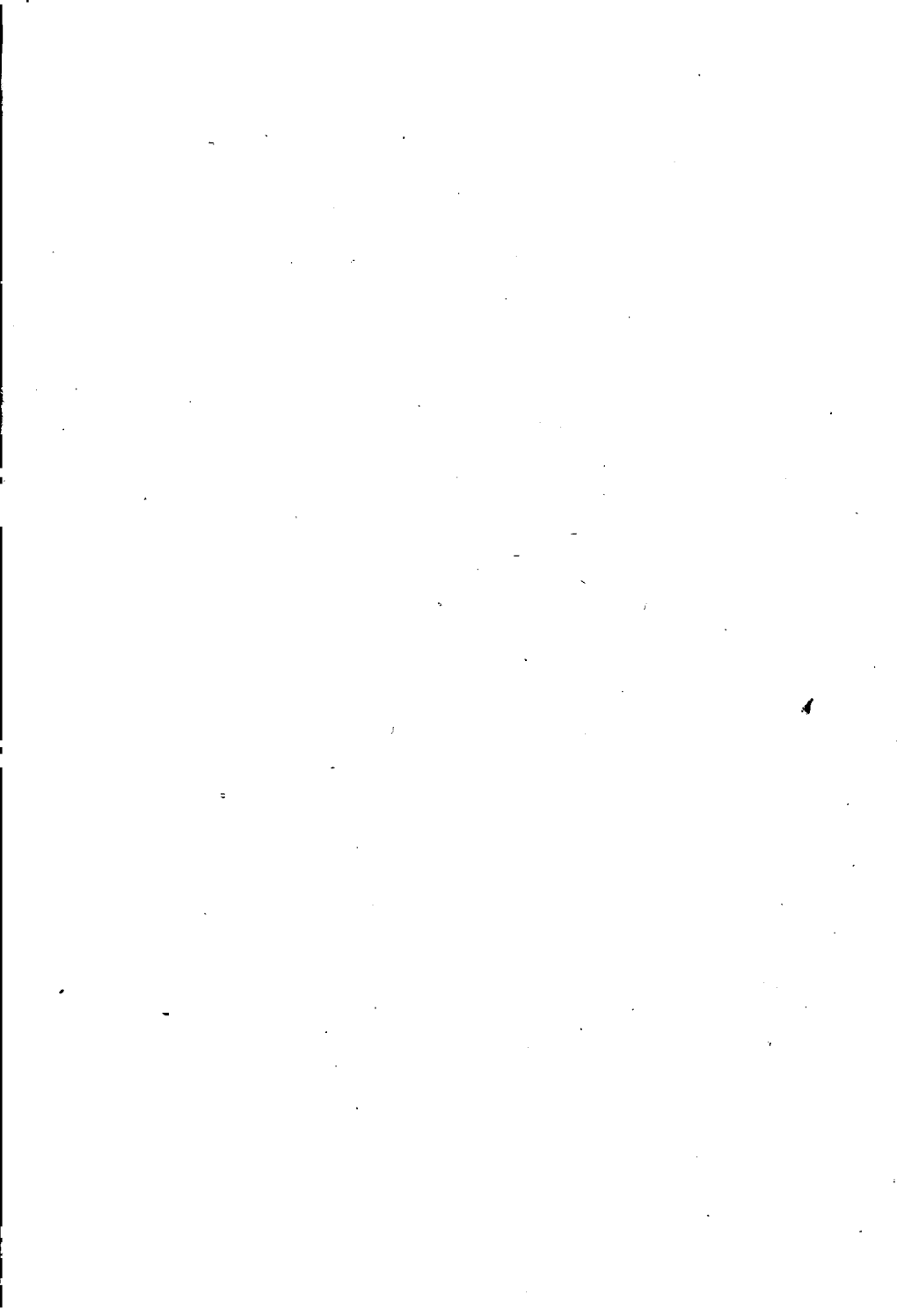
谁能知道这一切都是怎样开始的？

只有两个生灵！

我拿起笔，给你们讲述这个故事。

① 欧洲海洋传说中一艘注定要永远在海上航行的幽灵船。它的出现被海员们认为是大难临头的信号。

船





在一家名叫巴巴里夏克的小酒馆的楼上房间里，两个男人隔着一张桌子相对而坐。一个是荷兰船长，另一个是中国宝石商。从夜间的港湾传来沉闷的雾喇叭^①声，与港口的嘈杂声混在一起，他们全都充耳不闻。手边有一壶高级杜松子酒，一罐水，他们也视而不见。在阴暗的烟雾缭绕的氛围中，两个男人的眼睛死死盯着宝石商放在桌上的一个蓝色天鹅绒小包裹。

他慢慢地把布打开，一大块祖母绿显露出来，各个琢面在金色的灯光下大放异彩，就像寓言中的龙眼一样闪闪发光。荷兰人的眼睛一亮，中国人从他的目光中看出了贪婪，用一只留有长指甲的手捂住宝石，轻声说道：“我的代理商正在瓦尔帕来索^②等候一个人去找他——一个能把一包东西带来给我的人。里面装着这块绿宝石的兄弟姐妹，数量很大！有些更大，有些较小，但每一块都价值连城。这笔财富足以激发起一个人最大胆的梦想。能把这些绿宝石带回来给我的人，一定是一个健壮的人，有大将风度的人，强有力的人，能防止他人染指我的财富。我的朋友，在码头一带到处

有我的耳目。我选择你,是因为你符合这些条件!”

船长的眼睛像冬天的大海一样冷酷阴沉,他盯住宝石商的目光。“你还没有告诉我,完成这一任务后我能得到什么报酬。”

宝石商避开船长可怕的目光。他抬起手,让祖母绿露出绿色的光芒。“你一交货,我就给你这块美丽的宝石,再加两块跟它一样的。”

荷兰人把一只手按在宝石上,嘴里吐出一句话:“一言为定!”

男孩张大着嘴喘粗气,吸入充满雾气的空气。他脚上穿的破鞋噼噼啪啪地敲打着港口湿漉漉的鹅卵石。后面有穿好鞋的人穷追不舍,脚步很重,越追越近。他一个踉跄,强迫自己继续往前跑,跌跌撞撞地跑过小酒馆门口的小片黄色光线区域,进入光线逐渐减弱的朦胧黑暗地带。他永远不回去了,他继父一家再也不能把他当牲畜、苦工、奴隶使唤了!他强迫自己拖着铅一般沉重的双腿继续向前,冷汗淋漓而下,流进了他的双眼。生活?任何神经正常的人都不可能认为那是生活:一出生就是个聋哑儿,没有真正的父亲来关爱他。他的母亲身体很虚弱,和做鲱鱼生意的比约恩森结婚后不久就死了。她死后,孩子被迫住在一个地窖里。比约恩森和他三个身强力壮的儿子简直把他当成一只狗。男孩在前面跑,比约恩森的三个儿子紧随其后猛追,急促而清脆的脚步声在他耳边回响。他心中只有一个目标,就是逃脱他们的控制,逃离悲惨不堪的生活。他永远不回去。决不回去!

一个脸上有伤疤的缅甸水手迅速从上面爬下楼梯,在酒馆底

① 在海港向雾中的船只发警告的喇叭。

② 智利中西部一港市。

层一个黑暗的角落和另外四名水手会合。他对伙伴们点头示意，低声说：“船长就要下来了！”

他们都是水手，来自不同国度。其实他们全是恶棍，像码头贼一样无恶不作，竟然能混到船上来。他们进一步向阴暗处退缩，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从楼上延伸下来的楼梯。缅甸人对其他人眨眼时，脸上长长的蓝色伤疤抽动了一下。

“我全都听到了，船长要去取绿宝石！”

一个蓄大胡子的英国人淡然一笑。“这么说，我们就不光是把铁器货物运到瓦尔帕来索去了。范德代肯他想骗谁呀，呃？他到那里去的目的是要取回价值连城的宝石！”

一个鹰脸的阿拉伯人从腰带上拔出一把匕首。“这样我们就能够得到工资了，对吗？”

英国人是他们的头目，他抓住阿拉伯人的手腕。“对了，我们下半辈子肯定能过上大财主般的日子了，伙计。但是你先把匕首收起来，等到我下令时才动手。”

他们又喝了一杯酒，然后才离开巴巴里夏克酒馆。

男孩站定，直面追捕者——他已被围困，无处可逃，背后就是大海。比约恩森的三个大个头儿子步步紧逼，一直把他逼到码头的边缘上。男孩站在那里直喘粗气，身子在雾夜中颤抖着。三兄弟中个子最高的一个伸手抓住了他的衬衫前胸。

男孩像野兽嗷地一声，狠狠地往抓他的人手上咬了下去。比约恩森的儿子痛苦地大吼一声，放开他追捕的人，本能地出手猛击过去。男孩的下巴上挨了一记重拳。男孩被打得晕头转向，朝后打了个趔趄，失足从码头桥塔顶上掉了下去，扑通一声落入海中，沉了下去。

三兄弟跪在码头边缘上，紧张地注视着朦胧、油污的海面。水面上冒出一串小小的气泡。一切都消失了。那残忍的家伙干完坏事之后，脸上露出了恐惧，但他很快又恢复了镇静，并提醒另外两个人。

“人是找不回来了，但是谁也不会知道这件事。他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亲人。不会说话的傻瓜多一个少一个有什么关系？我们回家吧。”

三兄弟证实了在黑暗和大雾中没有人注意到他们的举动，便急忙溜回家去。

荷兰船长站在跳板上，看着他的最后一个水手从环绕港口的雾茫茫的宽阔地带走过来，便示意大家上船。

“你们又喝酒去了，嗯？也好，从这里一直到美洲的太平洋海岸，可就没有什么机会喝酒了。伙计们，快上船准备启航吧！”

缅甸人一笑，蓝色的伤疤又紧缩了一下。“明白，明白，船长，我们开船！”

潮水在船体周围打转，船尾的防撞物与码头下的木条擦了一下，船掉头驶向大海。船长注视着前方的大雾，紧握舵轮转了半个点，高声喊道，“船尾放开！”

一个芬兰水手站在船尾，熟练地抖动一下缆绳，打成活套的一端立即从系船柱上脱落下来。缆绳啪地一声掉在海水里。他在寒夜里冻得浑身发抖，不想把后缆绳拉上船而弄湿冻坏自己的双手，就让它拖在船后。他迅速跑进厨房，伸出双手在炉子上方烤火取暖。

男孩的知觉似有似无，在冰冷的海水里连骨头都麻木了。他

感觉到有粗糙的马尼拉麻绳在摩擦着他的脸颊,便一把抓住它。他使尽力气双手交替着顺着缆绳往前爬。他的双腿终于触到了船板,此时他全身都脱离了冰冷的海水。他发现一个架状突出物,便蜷缩在上面,抬头一看,船尾用红色油漆写着船的名字,有金色装饰,但已褪了色。Fleiger Hollander。

他从来没有读过书,不认识那些字母。Fleiger Hollander 是荷兰文,如果他懂英文,就会知道是 Flying Dutchman^①。

^① 意为“漂泊的荷兰人”。

2

早晨太阳出来，大雾已经散了。是个阴冷的晴天，天空蔚蓝。“漂泊的荷兰人”全速驶经盖特博格，准备绕过斯卡根角，沿着斯克格拉克海峡进入宽阔的北海。菲利普·范德代肯船长精神抖擞地站在小小的艏楼甲板上，感受着自己的船在强烈颠簸起伏。从船头浪飞溅上来的水沫打在他的脸上。头顶上，绳索和船帆随风飘动。

这一次把船开到瓦尔帕来索去，他得到的一份绿宝石，足以让他终生尽享荣华富贵。他从来不笑，但他还是兀自点头，一副志满意得之态。让船东另外找一个人来开这条破船去航行公海吧。让这一伙码头渣滓水手去合谋算计另一个船长吧。他从船的一头走到另一头，不时厉声对船上那一帮乖戾的水手下达简短的指令。他常常突然改变主意——范德代肯对他手下的船员既不喜欢也不信任。他们的目光有些异样，他一走近，他们的低声谈话立刻停止，由此他知道他们正在对这次航行进行种种猜测，也许正在以某种方式密谋陷害他。

他解决问题的办法很简单：让他们日夜忙个不停，让他们明白谁是主人。什么也逃不过范德代肯的敏锐目光，从舵手到拖在船尾已经结了一层冰凌的缆绳，他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他点头对芬兰籍舱面水手

示意，指着缆绳对他说：“把它拉上来，圈好，别让海水泡烂了！”

舱面水手正想说什么，但他立即注意到船长的挑战性目光，下意识地摸了一下帽子说：“明白明白，船长！”

正当范德代肯走到船体中部的时候，芬兰人从船尾栏杆上俯下身，突然大叫起来。“快来看呀——一个男孩，我看是死了！”

船上所有的人都跑到船尾来，挤在栏杆旁围观。船长粗暴地分开人群，看了看蜷缩在装饰板上的人体，就在他的房舱走廊底下。蜷曲着的是个男孩，被海水和冰霜冻僵了。

范德代肯转过身来对水手们说，声音冷酷而绝对。“你们不理睬他或者把他推到海里去，我都不管。”

船上的厨师是个肥胖的大胡子希腊人，他走出厨房来看大家都在闹些什么。看完他开口说话了。

“我厨房里缺个帮手。如果他还活着，我要收留他！”

船长轻蔑地看了厨师一眼。“他死了也比为你干活强，彼得罗斯。啊，你想干什么由你。其他的人都回去干活！”

彼得罗斯缓慢而费劲地地下到船尾舱里，打开窗子，把男孩拖进来。从一切明显的迹象看，男孩像是死了，但是当希腊厨师把刀刃靠近他的嘴唇时，刀刃上立即出现了一层薄薄的雾气。“凭我的胡子发誓，他还有呼吸！”

他把男孩抱到厨房里，放在火炉旁一个角落的麻袋布上。船上的大副是一个英国人，到厨房里来喝水。他用靴尖顶住男孩的身体，轻轻使了点劲，男孩没有反应。

英国人耸耸肩。“我看是死了。如果我是你，我就把他从船边扔出去。”

彼得罗斯把手里的剥皮刀指向英国人说：“你要明白，你不是我。我要让他留下来。如果他苏醒过来了，我这厨房里需要他帮

忙，他能帮很多忙。他是我的！”

英国人看到那把刀不禁往后退，边退边摇头。“嘿，你的？船长说过了，他还是死了的好！”

男孩在角落里躺了差不多两天。第二天晚上，彼得罗斯正把腌鳕鱼、萝卜和大麦放在一起文火慢炖。他用长柄勺舀出一些汤，用嘴吹了吹，尝了一下味道。此时他低头看了一眼角落里的男孩。他的双眼睁得很大，正饥肠辘辘地盯视着炖锅。

“看来我这条小鱼还活着呢，啊？”

男孩张嘴，但没有声音出来。彼得罗斯拿起一只油腻的木碗，舀了一些炖鱼羹进去，把它放在男孩张开的双手里。“吃吧！”尽管鱼羹滚烫，但这似乎难不住男孩。他狼吞虎咽把它吃光，把空碗举到厨师面前。彼得罗斯无情地眯缝着眼睛，用长柄勺朝木碗打去，碗从他手上掉下来直打转。

“这条船上可没有免费旅游者的，小鱼。你是我抓到的，现在你就属于我。我叫你干活，你就干活。我叫你吃饭，你就吃饭。我叫你睡觉，你就睡觉。懂吗？但是你不会经常听到我叫你吃饭或睡觉。大部分时间你必须干活，干重活！不然我就把你扔回海里去。你信不信？”

他猛地把小孩拎起来，伸手去摸他的刀。睁大着眼睛的男孩拚命地点头。

彼得罗斯打了一桶水，把一块破碎的甲板磨石和一块破布扔进桶里，把桶塞给他的奴隶。“你把这间厨房好好打扫干净，还有船舱天花板，舱壁，全部！嘿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你有名字吗？”

男孩指着自己的嘴，勉强发出一个小小的声音。

彼得罗斯踢他。“怎么回事，你没有舌头吗？”

阿拉伯人恰巧走进来。他抓住男孩的下巴，硬把他的嘴张开。

“他有舌头。”

彼得罗斯转回身去搅拌那一锅羹。“那为什么他不说话呢？你是哑巴吗，孩子？”

男孩使劲点头。阿拉伯人放开他。“你有舌头，但还是不会说话。他是哑巴。”

彼得罗斯给阿拉伯人盛了一碗，在一块木板上的一排符号旁边做了个记号，表示阿拉伯人已经领取了食物。“不管他是不是哑巴，他照样能干活。贾米勒，你过来，把这个给船长送去。”他指向摆在盘子上的一份饭菜。

阿拉伯人对他的要求不予理睬，径自坐在火炉旁开始吃起来。“你自己送去吧。”

男孩又被提起来站直了。彼得罗斯开始像演一种奇怪的哑剧，他和许多傻瓜一样，仅仅因为一个人不能说话就认为他愚蠢。“你去，把这个给船长送去……船长，懂吗？”彼得罗斯立正站着，模仿范德代肯的架势，接着装做一个船长在吃饭，把想象中的餐巾塞进衫衣前胸。“船长吃饭，懂吗？嘿，贾米勒，一个没有名字的男孩，你看叫他什么好？”

“尼布甲尼撒。”

彼得罗斯用怀疑的目光望着阿拉伯人。“那是一种什么名字？”

贾米勒捏碎压缩饼干，掺进鱼羹里搅拌。“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基督徒读《圣经》的时候读到这个名字。很好，不是吗，尼布甲尼撒——我喜欢这个名字！”

彼得罗斯挠了挠脏兮兮的大胡子。“尼布……尼布……不好叫。我就叫你尼布得了！”他把盘子交给男孩，然后用手指在男孩狭窄的胸部戳了好几下。

“尼布，尼布，现在你就叫尼布了。把这个送去给船长，尼布。走路要小心——端撒了我就用刀剥你的皮，明白吗？”

尼布严肃地点头，随即离开厨房，就像踩着鸡蛋走路一样。

贾米勒吧唧吧唧地吃着鱼羹。“哈，他懂了，不错。他能学会。”

彼得罗斯在一块涂过润滑油的石头上磨刀刃。“尼布最好能学会……或者别的什么！”

船长的房舱门上响起了怯生生的敲门声。尼布费尽周折总算找到了船长住的地方。范德代肯当时正在观赏他那块唯一的祖母绿，急忙抬起头来。那是宝石商作为部分酬劳送给他的。他迅速把它塞进马甲口袋，大声喊道，“进来！”

开门的时候，荷兰人一手按着放在饭桌边壁架上的一把剑。船上的水手从来没有人发现过他有半点闪失，任何闪失都可能成为致命的错误。男孩端着餐盘进来时，他那表情冷酷的脸上掠过一丝惊奇。范德代肯用目光示意他放在饭桌上，尼布把餐盘放好。

“这么说来，当时你并没有死。你知道我是谁吗，孩子？”

尼布点了两次头，等待他问下一个问题。

“你不会说话吗？”

尼布摇了两次头。他意识到船长锐利的目光正盯着他，兀自站立一旁，等候船长叫他离开。

“也许这并不是坏事。我曾听说过，沉默是金。你是金吗，孩子？你的运气好吗，或者你是一个约拿^①，是个不幸的人，啊？”

① 《圣经》人物。上帝命他去亚述国大城市尼尼微宣告该城居民因罪恶深重将遭灾难，他逃避这个任务，被大鱼吞吃，三天后被鱼吐出在旱地上，上帝仍坚持命令他前往尼尼微。